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六十三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六十三冊

黃山書社



（明）胡松著

胡莊肅公文集八卷

（卷六至卷八）

明萬曆十三年胡梗刻本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六

雜著

復性說

夫道本中庸賢智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愚不肖不足言矣惟賢智之過則深病道焉仲尼蓋嘗憂而嘆之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及其既沒而異學浸熾於是子思子深憂之而作中庸首言人性之行自出使知原本則問學始有緬領蓋謂天下之言性者衆矣類以氣質目之不知乾道變化於穆不已天得之而爲命人得之而爲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蓋此之謂也是性也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渾淪貫徹無分天人特形骸間爾故知其性則知其天矣人率此性以事親是之謂孝率此性以事兄是之謂弟順帝之則而不假纖毫之知力即仁義不可勝用矣此堯舜禹諸聖人事性之者也茲謂天道然衆人則未免爲氣拘焉爲物蔽焉如珠見汙如鑑被翳本性見障未能昭明必脩爲固執以復其初則謂之教是顏曾以下諸大賢事誠之者也茲謂人道夫率性者固不容言矣乃脩道君子亦何如其致力耶蓋道本天命之性

天體物而不可遺道體物而無不在苟稍離之卽謂畔道設使可離卽屬外物非吾天性之道矣夫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不獨戒慎乎其所睹而已也而戒慎乎其所不睹不獨恐懼乎其所聞而已也而恐懼乎其所不聞精明著察弗使少離於須臾之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惡能爲之拘物惡能爲之蔽乎夫君子所以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者是豈有所恐懼之其所往而辟者耶蓋此不睹不聞雖若隱至微無聲無臭然其良知之明赫然若上帝之臨皎乎若日月之照即萬目所視不能見萬手所指不能即而吾知之獨真故言天而之見與顯莫有見且顯於斯不睹不聞之隱與微焉者豈天之明命誠之不可掩者如此也所以君子必於不睹不聞獨知之地致戒懼焉而弗使須臾之或離君子修道之功若是乎其無間則心存而性復矣故終日感應而體常寂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乎天命之性而無一物於其中其發也隨感而應皆中夫天然自有之則而宛乎其裏所保合之太和無少乖戾是中也雖無一物而天下之萬事萬物達德達道與夫三千三百之禮儀威儀執上宰之孰緇維之

實爲天下之大本是和也非獨一人之私也達之四海而無不同推之萬世而無不準是謂天下之達道君子致其中和不息而又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盡性以至命至命以立極裁成天地之化而輔相其宜天地位矣發育萬物之生而曲成不遺萬物育矣蓋修之極功與天下之至誠一也人徒見堯舜禹之成功事業巍巍乎蕩蕩乎煥煥乎峻於天而光於日而豈知本其欽明精一之幾希乎後儒弗斯之務而第恃書冊訓詁知識聞見與其計數權謀漫希功業焉能與於位育之學哉蓋力愈勞而失愈遠矣高明之士於此而深省大悟其於內聖外王之業豈不誠視諸其掌乎是在爲之而已矣

心齋說

汪子子靜受學於鄒先生東郭而以心名其齋識不忘鄒先生既命之矣而猶弗厭請益余余與乃父蒲山先生同舉於鄉卒業甘泉先生之門從事此學交三十餘年矣今又與子靜官浙藩同采地誼無容已乃卽故聞以相繹焉夫心之難言久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石是乎操而存之之難也如此然則心固何物操之又何物乎宋人濬伯

之患宜詳矣故知操匪握持覺焉具在舍非畔倍忽焉卽離故覺者覺我也如寐之吁而寤寤而惺目擊而道存矣子亦嘗思世所爲弗覺者何哉昔者子孟子具言之矣夫死生豈誠甚重且大乎彼其宮室之美妻孥之奉與所識窮乏者之得我於死生焉預也此其相距遠絕甚焯矣士有寧死而弗甘受噉吐蹴踏之食者矣至乃爲口體耳目情欲之動而或甘受不義之富貴斯言也豈不切切惻惻深切著明哉故曰弗思耳矣汪子守官慎而恭克勤小物無愧家學於此心操而存之素矣然惟危惟微之戰兢而一之弗易也故以卜子夏之篤信力行而猶出見紛華說焉况吾人之悠悠乎爰爲繹所業而交相儆焉

觀我軒說

余所居解右有亭我焉蓋前轄二泉邵公所建以自適者命名觀我而自爲銘銘其義顧其詞奧約靡適衆睹余爲繹衍卑之用諗來游焉今夫亭所稱我云我云非信道人獨立若彼楊朱之學云爾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要之人我也物亦我也其真機實體同出於天而無二本宅鑠世之人惟知我之爲我而弗知人與物之皆我也執軀貌任情識恣便私乃

其愛憎趣面操縱捍捍于奪譽譏恩怨疏戚一切出於血氣胸臆之私習俗漸染之陋而莫知者察甚至利之所在即雖倍君親圯族類賣友鬻國糜爛人民衆庶而弗之恤始於一念之譌極於滔天之惡始於一身四支一家數口之奉極於四海九州千百億萬蒼生之禍吁可畏已或曰即如子言則又殆於墨氏兼愛矣余曰否否不然維昔聖哲有精一執中之焉有忠恕近譬之教焉有親親仁民愛物之序焉故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豈其無等哉矧今俗衰道喪河決瀾倒過於義而忍所弗忍滔滔矣乃若過於仁而不忍所忍則寧有幾上仁可過而義不可過乎故余思以易天下旣以自觀而因以諗夫人之觀將期共奉我 皇上玄同之教觀我生以觀民焉

鄭汝爲字說

余高第弟子鄭生者其父隱君旣命之儒矣而問字於余余字之汝爲而告之曰昔者余與二子之學於斯文也嘗讀書魯論言至仲尼謂子夏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木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儒豈爲小人哉學者不用其質而文焉

以命於世曰儒者儒者賴孔氏辨之則其分始暴乃今學士大夫恒言之余固不得而論者也余請論者其所當疑者夫卜商氏之在孔門號稱高等鮮篤信聖人者跡其論交則可者與不可者拒而當時同門諸儒士弟子亦共推其文學而厠之顏冉之後此豈宜復有小人之心也余甚惑之豈其所謂學者未篤耶及攷他書載子以其癯也詰焉商以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富貴而喜以是交戰故癯也以而對斯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然以魯論証他書則君子之教其焉可誣也重爲嘆曰嗟乎心誠辨之始也夫子它日固深致其志矣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若是乎辨而存之之艱也蓋民秉血氣心乘出入危微之幾至爲纖細非其精察而審慎孰行而厚執則其互發而交勝又何啻什伯倍蓰千萬也斯其辨不始於心乎不然其流害何可勝言哉余嘗純而才魯然其所自期致蓋有志君子者而時時發省顧或不能徵小人之心以余所聞辨而存之之難也豈不諒哉鄭生質樸而資廣可與爲君子者也

行說

余友鄭子生而穎特厥考君道人命名曰儒余爲字之曰汝爲蓋竊取先師孔子所爲督教也氏意者亦既爲之說矣汝爲因名其軒曰已以著心耳而識弗忘焉斯亦近篤信矣數以書來請書復說願盡膚底軒銘余嘉其意而可之今天汝爲子信以子家本精爲真已有乎斯亦猶吾人之遊廬過旅次會傳置是云爾然豈惟茲軒哉肢體髮須是天地之委氣血氣血精液是天地之委順也精神志意是天地之委和也而且以爲真已乎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傳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夫天地無心而以人爲心人心有欲而以無心爲心曷謂無心是猶子入井而惻隱休惕匍匐旁徨不容已已過瘁咄爾汝而慙慙憎惡達於顙面聞臧淑慙疾而愛敬憤疾不啻若自其口此皆動以天弗參以人根諸性靈清以情匪本而成弗棟而宇雖依形而生罔由人以立故雖十日並照不能焦洪水懷山不能溺益烈山澤赭墳衍不能燎三軍之衆可以奪帥而此不可奪王公晉楚之貴且富可以予人畀人而此不可予父子兄弟之親可以相死而此不可死軒見拳桎變於前而吾之真已未始或變也黼黻褐黻易乎外而吾之真已未始或

易也自一命以之九錫屢徙遶遶日紛歲錯而吾之真已恒自如也是已也達之而可帝與王否則伯且夷矣窮之而爲聖若賢否則庸衆人甚則賤且禽矣要在乎明辨而篤持之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而又曰智及善仁及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得何所得失何所失得失之機是在吾子余也賴天之靈諸君子之教願竊瞻窺乎是以汝爲之勤勤可與共學而並爲也敬願交場同致云爾

石澗說

湖莊集公集卷六

出城西百武而近有澗潏潏迤邐而東來自花山馬鞍清流之陽原本可數十里曲折曼演隨在合匯過赤湖而漸衍兩岸率皆黃壤時或徙易惟赤湖之址里許而遠有石突起聳爲巖亭折旋而下橫亘澗底雜立縱橫斜欹參錯大者如象如馬如蛟如螭小者如鼉如鼉如羊如豕遠睇近窺各具狀態水流過之湍崩漩激駁爲春雷漂爲雪浪高可丈許卑亦尋尺飛沫濺珠如雨如露陰森涼爽炎暑爲驅故前人號曰石澗飛瓊斯亦僻壤幽勝之觀江野樂奇之玩矣然以地偏道左無豐林喬木之蔭故尋幽覽勝之士不

來游又雨多水漲則泮洋浩若瀾漫減頂旱久泉
涸即蓋澁淺露平漫不流故皆不能爲瀾無以愜所
願聽至者蓋或興盡而返焉內舍蔣子汝鳴外賓
董內性疎朗山水之好兩皆兼之言卜茲有修
蓋慕石之確而愛瀾之文將以比德而則象其志
趣遠矣故其交游朋好因私呼之曰石瀾石瀾云余
他日過之適瀾盛作喜得快覽乃蔣子亦因爲請說
厥義遂不辭而竟其本末如此蓋孔子言之質勝文
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如茲石茲瀾
相合而成章其亦庶乎其彬彬矣於乎蔣子其懋諸
其尚懋懋諸

書五鳳圖卷

五鳳圖何圖宋御史中丞包公希仁諫議大夫趙公
閱道知院唐公子方諫議御史吳公長文御史大
夫歐陽公永叔此五公者並當世鉅公偉人咸以文
重氣節正色立朝同時臺諫其志合其道同又適海
內治平熙晏上無防之君下無譏媚之士故得以
委蛇燕處從容論議想其繪為此圖亦各自
且以繫遐思而敦世好故其傳至今事
百庸子儀問公以元祐黨籍留寓是邦因有八公

具今霞山唐氏族譜卷抄語多不能載方霞山君
之爲浙江按察司僉事備兵分司也余適爲按察使
與君並時茲承之捐廵撫督戎務而君又歸田家食
繼見也日見過論及生民受姓得氏之由知魚質
庶公後已深歎訝君言未也諸先人當時圖像勅牒
諸交游往來題贈手翰具存余又極訝且疑或涉履
偽既求取盡披讀之則圖章款識楮墨色澤字畫波
按其時故物無疑識者能辨之矣攷五公之在
當時色之矣諫院也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
以爲龜鑑至請立太子正言無諱皆主所厭聞夫人
所難言趙爲殿中侍御史其彈劾不避權幸常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倖人陳升之除樞副公與子方諸
公力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至二十餘上不
報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箋乞補外至唐公之力
諍張堯佐以官寵驟遷升劾文潞公燈籠錦事事尤
激烈直聲震乎天下今稍涉書史者人具知之吳公
始進也已極論內降恩澤之爲蠹政至爲諫官日
御史有言事非實者詔詰問行從受公奏言御史得
公風阻欲求主名川以御史者是自蔽塞其
耳目也仁宗爲置弗問

遠矣歐陽公之與尹師魯余安道論救范公而以書切責高若訥其耿亮已不可及至二府奏事有所異

同則面相折難更無遜避其贊立皇子主持漢議皆

並時所難同安劉君宋廷五鳳之題真稱情矣傳曰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天將以此諸賢翊宋隆平昌熾

之治際斯時遇斯君要皆五百年名世之會所稱太

瑞夫豈偶然者也其後宋祚將衰群鴟漸奮而諸鳳

亦且垂翼折翅或逝或隱蓋天下國家理亂治忽興

衰之幾決於此矣豈非千古之永嘆耶余他日過

梁聖宋遺宮邈不可得至所謂良微諸山繞一坏土

胡莊肅公集卷六

世傳官和諸般法書書器歸藏積者則已矣飛烟

蕩無遺影而繁此數尺之圖十餘幅之文翰猶墨

然具在此非真有神物為之守衛呵護豈有年更

百世歷千變兵火播遷之餘而不失且損者信亦異

矣抑余竊聞之古有德美要于世濟而前人之賢後

宜則而象焉故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

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余亦曰所謂世臣者非謂有世

官之謂也有世德之謂也貝山君以文學治術聞于

時而為浙名觀察為世器重其于世德予既已知之

矣後賢繩繩袞袞其高思繼弗替也夫善承顏氏

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在為之而已矣

書歐陽文忠公壁土

世不察先生之心率謂先生為高者余綜其實不然

夫先生非為高者也何以明之羊裘澤中已非鑿柱

絕跡之擬及其應聘而至肯以懷仁輔義箴儆君房

此其蘊蓄挾持舊矣故光武詆之曰狂奴故態也詳

斯言則當其布衣游談時必數數茲意自負磊砢

高友賢聖期于竟君民惜文叔未之深知爾語曰

白頭如新豈虛稱耶使文叔深知之當得先生所遺

胡莊肅公集卷六

侯霸書趣駕往見曰子陵足下遠來良苦何以教孤

孤幸以三尺叨此大物深懼不任無以塞皇天付畀

子何以教孤孤願安心承教師友吾子子無我遺語

自表達溢于顏面子陵非阿諛順旨者必將竟其時

稱仁義輔之大道而乃咄咄玩侮輒欲屈而臣之子

陵派見始終知必不行故卒默而不語跡其差強於

世之謂蓋知帝也審矣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與之將廢也與命也嗟乎此豈徒曰子陵之命而已

索者且大矣舟過祠前振衣山院仰千

年同瞻先生游而叩其所為言番室壁

請質來游

書涇城北門外道側石語

余他日讀漢書至涇水一石其泥五斗以糞以溉長我禾黍意慨然慕之茲守關西理在其澣感惟斯言思跡前烈而涇人顧輒言水害常爲其不利豈古今地氣異耶抑所以道者非也念欲少試而遷官行矣爰識數語以告後賢君子焉

題海鶴圖

彭子汝輝來自全椒懷所製海鶴圖卷示余於尚友堂中口渠少讀書則聞古之君子莫不皆有以爲

胡莊肅公集卷八

卷八

寓其悠悠之情如屈到之於芟伯倫之於酒淵明之於菊玄晏之於書稽康桓伊之於笛若鍛宅諸若此殆更僕不可勝數乃渠之辟則於鶴有深者焉夫子尚不鄙而爲我說厥旨將持以告吾邑諸君子使皆賦焉以時諦而日省之詩不云乎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渠蓋於夫子有厚望矣余喜彭子之好之得也諾而不辭且謂之曰子之好於斯也其亦有取焉已乎彭子曰余惡無取焉夫斯禽之爲物也素羽玄睛丹頰朱頂翮背而鳳翼修頸而粗節朝戲於芝田之域夕飲乎瑤池之曲鳴中律呂飛戾雲漢是以行必依

洲嶼止弗集林木而年又甚壽不易以斃蓋羽族之

宗長仙人之騏驎而鸞鳳之流亞也余惡無取焉余

曰凡子所言彼其形聲材質夫人所聞而見也固不

暇論也乃其所以壽也亦可得而聞乎彭子曰否

不知也夫知其壽而不知其所以壽其於物也奚觀

其於好也奚益是則庸衆人之好而非士君子之好

也蓋和證有之曰鶴者陽鳥其所以壽者無死氣於

中也夫知陽者生氣陰者死氣故人與物之在天地

得則以生陽盡則以死其在易曰精氣爲物游魂

爲變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士君子所宜究心

胡莊肅公集卷八

卷八

也夫鶴物也固於陰陽而不知故雖壽而有盡人物

之靈也其知足以存陽而去陰故苟誠知養則壽無

盡夫惟君子察於死生之辨研於克復之幾而致慎

乎天理人欲之際使此心皆惻隱子諒之充此

身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纖毫陰翳貪昧之萌辟除必

盡則積陽之極與天同道於德爲不朽於人爲不亡

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

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蓋終古長存矣故壽莫

人焉故好莫加焉夫斯其至矣乎彭子曰微夫子之

言渠終不得斯禽之爲好也則請書其語於卷首

題日近龍顏卷

日近龍顏何以書書錢子宗化所繪冊也錢子宗化何以繪祝其師帥畢大夫仍佐京師也大夫蒞我踰年爾何以致祝且頌若斯侈大夫仁人錢子宴士於時寡知承教獨渥故祝以致禱聞而合頌情之不能已也或曰大夫故在兵曹久日近天子之耿光未始遯乃蒙被口語左官於外瀕於殆矣斯是之祝意者其將惴惴然以爲懼毋乃非公意乎柰何錢子顧輒斯焉祝也余曰不然惟賢者而後知懼惟君子而後能懼懼而後能有慶慶而後能終譽區區外內弗詳也彼否與小人將醜毒是懷而晏安聲利之興泊且胥而入於不測之淵矣其何暇懼焉是故古之賢聖君子有行之若伊尹其人周公旦其人夫伊以有莘之賤隸一旦起而阿衡人國姬公繇人臣設行天子事以臨天下可不謂大得志哉斯豈徒近君而已然伊方懼於二三惟德是一其視匹夫匹婦之不獲若已惟而納諸溝瀆且於天下之賢常吐哺握髮以下之即雖鰥寡稼穡之人亦不敢侮而易此其心何如哉故至今頌二聖之德業不衰萬世用譽焉余觀大貌雖溫而其意常若有憂外雖豫且暢而其

中凜然不敢少拂百姓之欲至於嚴四知奉三畏人莫之或訾推斯以知前日之出君子以爲慶且譽矣區區外至斯足軒輊賢者執往哉大夫懼以思善善以提身身提而物孚物孚而國定聖其庶矣

贈別圖引

太僕丞永嘉王中白氏有子三人孟必成仲必就季子孺什茂異可教中白視事之暇輒坐小齋課督指示讀書大義惓惓焉以忠孝節行爲學先務既問名士於郡學官得諸生錢子宗化延置其塾相與鹿澤三年于茲矣今年夏中白遷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

明別集叢刊·第二輯一

卷六

十六

三子者從錢子繪圖爲文以贈請名於余而屬爲之引余辱交中白因時時見三子其胡可辭夫三槐故君家世物也錢子雅懷豈不欲以繼述宋晉圖文正公旦期三子哉吾聞古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坐與天子都俞吁咈獻替匡拂於堂陛之上蓋自知人安民之外無復他語道合則從不合則委而去是以百官則而象之道疑化洽號稱極順至治爲萬世則考晉國事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號額且久矣然功業財僅若彼上論者有遺憾焉傳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周公由諸侯踐天子之位其

鑄創制政物與后穆公劉以來行事大有懸隔然弗失爲至孝此其道豈難睹哉今中白方以妙才多藝博學好古介然特立爲世器重三子又皆英敏朴茂具有大人之度余故直欲以古稷契夔龍而下諸公奉致忠告乃若三代以還弗論也詩曰楊園之道倚于畝丘敢以此納諸行李

憑高覽勝卷引

我江淮之間地故瘠瘠此曷以稱高且勝也郡治據西山之麓之岑大觀樓置其上環郡治而居者莫能齊也時大雪初霽木盡消樹色燈光月華星彩更相掩映爭出奇偉蓋天下瓌麗之觀焉勝又何如也會當頒春太守樂與衆賓客觴飲至醉已乃乘興登樓憑高縱日情景適會興自不淺此聲之所以弗容已也於是同遊諸賓客聞而和之積成卷帙斯又響應氣求鶴鳴子和之理也吾乃今知詩之發於情而可以興且群也抑余因是而有感於古今之人之言之傳與否也雖或有幸有不幸亦或與其時之後先要之各以其人不可誣也蓋昔唐李文饒氏宋歐陽永叔氏彼其人固皆謫我也考之史傳文饒嘗建黃皇後邵治之側僧知僊爲文忠作醉翁亭於郡西面兩

峰之間世所共知也今醉翁亭記與豐樂幽谷諸什家誦而人識之將傳之罔極也乃贊皇之作泯焉無聞也夫以樓居之落與其啓處游觀之久豈其無一語也乃竟無傳也其理不難睹也是以君平慎其所自立也雖然歐陽子文章之士也士所自立弗曾文章而已也今太守清才遠識偉志修能所成爲君爲旦爲丘爲軻固恢然有餘地也故誠商人志即他日一咳一唾且與山川同其久也又曷虞乎其弗傳也余是以深致望也太守爲誰濱洲趙公大綏也敘之者滁人胡松汝茂氏也其時則嘉靖乙巳春正月上元後也

耦耕書屋引

富順有隱君子曰震溪先生先生讀書好古志在天
下已而舉於正德癸酉累上春官不第築室震溪之
上隱焉教其子伯甫某仲甫某上友古人而先生卒
於嘉靖戊子有才無命時人咸爲痛惜云其後伯某
舉丙戌進士歷官刑部郎中 廷中翕然稱得人方
駁駁待次九列癸巳冬累疏謝病歸養其太夫人於
里躬耕自給撫察臺省之臣交章薦之皆弗起仲甫
中壬辰進士榜官給舍以抗疏被調數遷而愈憲於

浙雅負公輔之望頃上書

闕下乞致爲臣歸與其

兄耦耕而食敬將其母二子皆當世聞人相率遜去衆竊怪之或曰耕者勞力小人之事也二子抱大人之器居大人之位講大人之學使湏臾少忍即可大行遠施以弘其業而乃甘就細人之事以勞其軀意者其有所拂而思以違之特託以逃其名乎或曰方今太子少東南大饑西北邊多事主上以一身勞於萬幾賢如二子宜旦夕左右以承而乃耦耕隴上意者其有厭於今之世之人之爲而曠然以相忘乎或曰今世士言學高者淪虛寂弗致施用下者驚聲利弗誠其身視古人忠信篤敬直方光大之旨將不啻天壤二子之歸其將敦孝弟力田之科崇質務本以風厲天下之士乎二子聞之矍然曰有是哉託吾惡乎忍風吾惡乎敢雖然余兄弟少多病其涉道也淺吾母壽又高懼報稱之日短故歸與吾兄修焉游焉耕焉誦焉上食之餘共明斯道究厥大成他日得後死弗即隕隊所以報國而致用或固有日也何至如夫人言哉滁上胡子聞而嘆曰傳稱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其此之謂也

跋黃氏家譜

胡子曰夫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名牒均之不可已也而家爲甚是故以重本支以聯族屬以辨戚疏以勸賢淑以鳩構渙而恥弗前人之嗣其要歸於親而已義所從來久遠我余家江址苦當兵燹土籍瓜瓞之乘戶鮮薤本之宗余亟用憤方惟作之自我然所可知僅財數世而止自頃周游吳越道出武林同年方山黃子知余之來問余僧舍出其黃牒遷祖以來譜系與晉江陳原禮氏敘論及學傳某篇所爲凡例若敘就余是正嗟乎余讀兩君子言其詳且晰矣蓋他日讀孟氏書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始疑未之信既學於四方徵於今古驗之家邦人我之際乃知其說之諒然不易信之弗疑而時以諭諸人人顧德薄涼罔俾尊信而無以風示四遠故夫道德之一之難也夫自大同之俗既殄中古之教日微壞以秦俗雜以漢伯世之人其自父母妻孥之外卽復秦楚吳越浸不相屬藩籬畦畛或胥以戕矧其能述求先生遐軫來人游心於上下數百十世者哉曾弗思天地之初則一人之身也散而至於億萬無窮吾祖宗之初抑亦一人之身也散而至於什伯千

萬要之一本也愚者由之而不知賢者忽焉而弗講
斯有天下國家者之責也昔賢拳拳於宗法老立是
非其要歟方山以世族之彥起家甲科中外剔歷號
稱恪慎追惟前人基緒所繇篤修是譜遠至十餘世
乃其風聲所暨天下有其冀矣故爲跋其義如此云

復古書院測語

胡子行部安成過復古書院拜陽明先生龍主東郭
鄒先生偕湖山尹子率院中多士邀余升堂且屬有
以訓多士顧余毫無聞矧東郭老先覺宗匠在焉余
何能爲役焉又不可虛也敢問爾多士所稱古者云

胡莊肅公集卷六

何居今之世抑將曷道修之可使復而古也夫商
周鼎泰壘漢錯與三代以來之尊彝器物此非後世
之所謂古乎而今存焉者希矣即存胡可易得即得
亦胡益於其得也無乃學於古訓有若六籍云爾乎
夫易自庖羲至孔子其道亦屢變靡顯周易書今文
古文異詞率踈脫牴牾甚至不可解詩自齊魯毛韓
外要不啻百家說亦殊旨古禮儀威儀三千三百今
存者幾矧多掇拾牽合綴俟傳會樂則其亡也久春
秋又爲諸儒生凡例障蔽晦蝕言人人殊等諸射覆
則亦奚其適也大自渾敦大庭赫連氏以來世不

幾千萬年人不知幾千百億萬萬矣而謂有二心乎
是心也同天廣大配地博厚自聖人至於塗人一也
上世而不爲先長於太古而不可老孩提知愛
知欽見善知好見不善而畏且惡遇赤子匍匐
井而怵惕惻隱不忍殺殺之斗而思以易之歛之
無端倪舒之則彌六合繫此無極老翁雖依形而
不隨死而亡雖謂之無上太古可也是在學者自
悟自著自察自道自成存而弗失養而無害行
篤篤則聖賢齊舉堯舜同歸身在天地後心在
先身居萬物中心居萬物上今人與居古人與
齊齊小白晉重耳管敬仲而下諸公各負有上帝
所賦受之明命真實鑑而顧自掩伏抑遏或雜以
錫爭相炫耀竊相播弄故卒不可常而終以致敗
見其可哀也已不知諸君子見謂如何輒因委屬遂
不揣昧冒言之以爲承教請益之地焉

格物解

夫今之爲格物之說者自陽明王先生指點昭揭探
懷示人苟稍知從事於學者夫人而明矣更何贅言
顧孔門憂世衛道之心禪者似猶未之盡悉焉矧以
言之子嘗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又

胡莊肅公集卷六

三

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賢智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而其自歎與其教仲由則曰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又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若將知後有為佛氏之學者專守靈明而弄精魂終非成已成物之實學故確乎其言口致知在格物物即萬物皆備於我之物言物則意心身家國天下萬事萬物舉之矣格即有苗來格王格有廟神之格思之格蓋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体物而不可遺事皆心而不可離意心身家國天下隨在感應隨在著察隨在篤行而以誠以正以修以齊以治以平自天子至於庶人

胡莊肅公集

卷六

主

自始學至於耄荒自平居至於鎮沛禍患無弗戒自欺而求自慊不雜於習心俗染以各止於至善要非空談懸見知解訓注道光景述神用擬議其形容象貌虛驕侈說陵高駕空誕恣支柱而已也真孔門深為天下後世繫切之至意詞約而義博言近而指遠語核而道直必如是而後可以言知致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乃為成已成物修己安人明德親民止至善一實學而為君子大學之道卷之則此為密教之則彌六合而橫四海而聖任知忠賢不肖之所由別而天下國家理亂興衰治忽之解恒

必由之於乎斯道其不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顧就正於有道君子焉

答扁義問

或問中亭以後樂名而此兩亭扁曰且靜坐試再思也云何則無乃與中亭異趣乎余曰否否不然且子以樂為諧謔箕踞呌笑嘖嘖抵掌掀髯流連湛玩而已乎夫君子所性萬物備焉物各止所而安則吾心愜焉懽焉喜矣否則而惻然而愀然而艱蹙反側然樂於何有是物情之大凡也今吾與二三君子領藩政藩固郡縣百司之匯也號多事矣矧浙校地省事

胡莊肅公集

卷六

主

加倍徒或什伯比又日日甚焉區區精神應酬萬務不於此憇收召神觀意煩體倦情悵詎怡加之情偽千變事體兩端填委糾紛應豈皆當故君子退而靜攝順吾天和攝而加思揆吾天則且子不見天地乎不專一不刮直不凝翕不舒發又不聞心之官思則得不思則否思則睿不思則罔此兩言者是致樂之道而君子之所為學與政也夫然則入偕朋僚出接賓從飲食衍衍暢焉自得至於興之所至境與情諧觥籌交錯壺矢迭奏即雖諧謔平流載色載笑不知千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詩所謂寤兮綽兮善戲謔兮